

纵 深

“黄牛党”非常活跃且有恃无恐
铁路车票实名制被指名存实亡

■《重庆晚报》

暑运高峰来临,有读者反映,成渝动车组一票难求,而很多票却集中在票贩子手里被加价倒卖。而且,即使火车票上的信息不是本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号,依然可以进入候车厅,并顺利上车。

据悉,自今年6月1日起,全国动车组就开始施行实名制购票乘车,防止倒票。那么,这些票贩子手中的票是真的吗?他们是怎样购得大量车票的?这票与实际乘车人证件不符,能进站上车吗?



票贩:你买得到票我跟你姓

7月10日下午2点10分,记者到达重庆北站,刚下出租车,一名中年妇女就凑上来:“成都的动车,走不走?”

记者表示还有好几个同伴要走,女票贩子称:“只要是今天下午走,要多少票都有。”记者表示自己还是到售票大厅买票,票贩很不屑地说:“你去看嘛,站票都买不到,排了好长的队,你要是买得到今天的

票,我跟你姓。”

最后,票贩还很自信地给记者留下了电话:“买不到票来找我。”

在重庆北站广场记者看到,一些票贩子专门找外地人,卖高价动车票。一张98元的成渝动车组的票,最高被卖到了135元。

2点半,在售票厅外一处花台边,记者看到一名穿黑色衬衣的男子,他手上的一包餐巾纸外盒里,装有一沓火车票。一名

矮小的中年女子将要买票的乘客带到黑衣男子面前。

该男子从餐巾纸包里,掏出厚厚一沓约几十张火车票,卖给旅客120元一张。卖完票后,票贩迅速消失在人群中。一名十来岁的男孩在旁边花台上,裤兜里也装满了火车票,因裤兜太小,他手上还拿有两张火车票。

售票厅当天动车票均售完

2点35分,记者从候车厅外往售票大厅走去,短短100米路,就有5名票贩子向记者兜售动车票:“到成都的动车,走不走?马上就开了。”

记者在售票大厅发现,显示屏幕上,当天重庆北到成都东站的动车组车票全部售完,只有7月11日还有票。

记者刚走出售票厅,一名中年女子就快步上前询问要不要票。见记者有意买票,她将记者从售票厅外一直带到了离动车组候车厅约50米外的一个花台旁,一名穿白色衬衣男子蹿了出来,将一张重庆北发往成都的D5113次动车票塞到记者手里,这张车票的实际购买人是“吴启合”。

记者称担心是假票,而且票面姓名和自己的身份证也不符。白衣男子说:“是在自动售票机上买的票,身份证也是用别人的。身份证只有买票的时候需要,检票、上车都不要,你尽管放心。”男子还保证,记者可以拿着票成功进去后再付钱。

随后,男子一路跟随记者来到候车厅,待成功检票后,记者向他支付了120元,比正常票价高了22元。该男子收了钱立刻消失在人群中。

3道关均没有查验证件

2点40分,记者拿着从票贩手上买的实名制车票来到候车室门口,负责检票的客运员并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件。在经过安检通道后,记者进入到候车室内。期间,也没有客运员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

核对票面信息。在等待检票的队伍里,只有3人主动出示了身份证,但客运员并没有抬头对身份证、车票和人进行核对。

在售票厅买不到票,而票贩手中囤积了大量的车票高价倒卖,这让旅客很是气愤,有人询问客运员:“你们为什么不检查身份证和票是不是一致的呢?”

客运员称,由于乘客太多,没有时间挨个检查,只能进行抽检。

下午4点整发车的D5113次成渝动车于3点45分进站开始检票,记者注意到,进站大门打开后,客运员没有核对证件和车票信息,所有乘客直接进站。

3点50分,记者来到D5113次成渝动车车厢前。站在车门口的乘务员也没有要求记者出示身份证件,整个过程记者没有遇到阻拦,很顺利地通过3道关口上了车。

并非每个乘客身份都要核对

重庆北站党政办负责人介绍,从6月1日起,全国所有动车组列车正式施行实名制购票、乘车。根据动车组实行实名制的有关规定,旅客所持的车票、有效身份证件与本人不一致,或没有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的,不允许进站乘车,必须到车站铁路公安制证口办理临时身份证明,或者经铁路公安部门核实身份后,才能进站乘车。

至于在动车组进站口为何不对每位进站乘客进行身份核对的问题,该负责人表示,这也是根据相关规定执行,并非每个乘客的身份都要逐一核对,而是由站方实行一定比例的抽检核对。实名制车票是不能直接转让的,只能办理退票然后重新购买。

全国铁路动车实行实名制买票乘车至今1个月时间了。业内人士表示,实名制的最大目的是打击“黄牛党”倒票,然而没想到这么快就名存实亡了。动车实名制大方向是正确的,但具体操作还有待完善。

被知名音乐学校劝退后,8名学生相约集体自杀
专家:家长、学校、学生都应反思

■《京华时报》王奕 周凡帆

本学期结束,8名高一声乐班学生的家长接到了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的劝退函,称孩子有数门学科不达标,要求劝退。家长透露,被劝退后,8名孩子曾相约一起服药自杀。7月10日上午,其中一名被劝退的女孩自杀,正在医院抢救。另外7名学生中,3人已回家,4人失踪。

家长联名写信求情

据一名母亲称,16岁的女儿小何(化名)在中国音乐学院附中高一声乐班就读,该学校在全国范围内招生,且学费较高。7月8日晚,家长接到了校方电话,声称本学期共15门功课,超过三分之一不及格会被劝退。小何因多门成绩不及格,需在8月30日以前办理退学手续。

“孩子一听完电话,就开始哭。”家长



服药学生正在接受治疗,家属围坐在旁边。 赵恩泽 摄

说,孩子一度情绪低落。前天晚上,小何母亲接到其他几位家长的电话,他们称也是声乐班中被劝退孩子的家长,想一同商量此事。小何母亲赴约,当时一共有6位家长到场,其中几位家长是从外地赶到北京的。家长们担心,因该学校较偏重专业课,孩子被劝退后,去其他学校读书会跟不上文化课。他们写了一份联名信和道歉信,希望学校再给孩子一次机会,并保证孩子下个学期努力不挂科。家长们称,这些信件已经递交给校方。

8人相约集体自杀

7月10日上午,小何母亲再次接到其他家长电话,称其中一名孩子服药自杀已送往医院抢救。同时,她发现无法再联系上小何,小何的手机已关机。“我一下就慌了,赶紧打电话报警,我怕她也会自杀。”

当天下午5点,记者在朝阳医院的急诊抢救室中看到,一名十几岁的小女孩躺在病床上。数名亲朋在旁边照顾,但是他们拒绝向记者透露任何信息。据小何母亲称,这名孩子16岁,山东人,也是被劝退的孩子之一。她在接到学校退学通知函后曾对家人说:“妈妈,我对不起你,你就当我不存在了。”被送到医院抢救时,她向家长们透露,他们8名被劝退的同学昨天约好一起服药自杀,每个人口袋中都装着一瓶安眠药。下午4点多,校方几名负责人来到了医院,称10天后会给家长一个答复,让他们等待结果。

当天晚上8点,一名孩子家长透露,他的孩子已回家。小何母亲表示,截至昨天晚上9点,已找回3名孩子,但小何仍没回家,一家人都在心急如焚地等待。

校方已经介入调查

据学校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称,学生手册中的确有一条规定,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科不及格会被劝退。另一名老师称,声乐班这个学期的确有8名孩子因成绩不

及格被劝退,家长们也都收到了校方发出的劝退函。此后,孩子们情绪较低落。“学校的管理较严格,都是按照规定办事的。有些孩子面对打击,心理承受压力较弱,采取偏激的方式来处理。今天上午接家长的电话,称一名被劝退的女同学自杀,目前学校正在调查,积极处理此事。”

专家:三方应共同反思

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表示,青春期的孩子情绪不稳定,消极情绪产生时,没有渠道发泄,会以一种极端方式表现出来。此事应该引起学校、家长的共同反思:学校因挂科就将学生劝退,这种方式不正确。学校应以育人为本,给孩子更多机会;学生家长应注重给孩子精神上的支持,如果孩子在最困难的时候能向父母倾诉,此事就很可能不会发生。

宗春山建议,学校应该修改升学方式,不能以挂科作唯一标准、以劝退作唯一方式。同时,家长应该更注重和孩子沟通,给予更多精神支持。孩子也应该转换角度来看待问题,尽管这是大的困难,但毕竟不是世界末日,应该注重培养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心理承受能力。